

# 集体外号

文/黄毓璜

“南京大萝卜”跟“天津大麻花”、“纽约大苹果”不在一个意义层面。它不是标示特产也不是比称城市特质；而是就人的特性，从大众平均数上给予的集体加冕。

这宝号首先该是指向南京人的“大”，大大咧咧、大而化之、大题小做的那一种“大”，这是有点根蒂的。南京人的心目中，皇家宫阙的毁弃、王室陵寝的冷落、“四百八十寺”的兴替、“桨声灯影”的变迁一类犖犖大端，也就那么回事，居家处常就更无妨奉行些许不在乎的看透和不刻意的随遇。“多大事”因而成了南京人的口头禅，“就是嘛”成了他们常带的复合语尾助词，显见得大派而淡定。光景十朝古都的风物流转长见识也长肚量，如同心大了，大事也小了，能容了，自有些神定气闲。往大处看还能看出南京人对大自然、大格局的倾心。旧时南京人依恋自然怀抱而向往大美、超好，素常固然属意于“一等”，即令想不开寻短见，也多选择像栖霞山、燕子矶这些天高地阔、江山苍茫的“一等”去处。陶行知先生题签“猛回头”三个字的石碑，至今仍立在那个燕子矶的崖边。

当然，大也不是没有大的计较，计较中会让人嚼出点亦辣、亦甜的萝卜味。我巧遇过一次问路的喜剧，一个北方来的青年人向在门口晒太阳的老太请教去鸡鸣寺的走法，开口喊了声“请问大嫂子……”“大嫂子”把对方上下打量一通然后发话：“你家有我这把年纪的‘嫂子’？”青年人连忙改口称“大妈”。“大妈”这才给他指点起来，指点得认真仔细，从哪儿可以走，从哪儿走也可以，从哪儿走近，但从哪儿走路好认，到哪儿看到什么大楼再向哪边拐弯……一副恨不得把问路者送到目的地的样子。我在一旁立定良久不是好奇而是走了神，想到自己少年时有一次要去三山街而向一位老太问路的情形。老太好一阵指点，见我仍愣头愣脑，骂了声“真笨”便向屋内喊“小三子”，说“把这个小哥哥领到内桥让他往直走”。

“萝卜”指称着“土气”不必置疑。往好处想是“朴实”，往坏处想呢？该是“粗糙”。据我领会，两者兼而有之。面对南京人，不会像碰上自贵的巴黎人、矜持的伦敦人那样，免不脱几分格格不入的尴尬。概括得抬举一点：南京人不卑、不亢、不自大、不自谦、不排外、不欺生，多世俗心理和平民意，有点孙文先生倡导过的“天下为公”的样态。

无奈朴实常常在骨子里藏着，粗糙冷不丁会溢于言表。私下向来不欣赏北京大爷夹带阴损的“幽默”，不能认同上海阿哥们拌和自大的“海口”；南京人的直来直去、直话直说差强人意，唯独爆出些个粗口来令人不堪耐受。在街头巷尾，如果你遇上几位在那里“×人”“呆×”“×你妈”地你来我往，嚷嚷得不亦乐乎不可开交，萌动上前劝架的心思，赶紧打住吧您，果真付诸行动，不被视为神经病才怪，须知人家没有吵架，在那里热乎乎地说事谈心呢。出于地方荣誉感，不免觉得我们很该来治治这言语上的“露阴症”。为此，还几度想进言于把《非诚勿扰》主持得有声有色、妙趣横生者——“孟爷爷”。“孟爷爷”在南京“随遇而安”久了，似乎对“×丝”这个新兴的称谓很能适应而在场面上频频蹦出，私底下屡有腹诽。不是说趋时，从众有什么不可以，只是若涉嫌“症候”，就该当“新症”“老症”一起治。

南京人对飘来飘去的“大萝卜”一说不甚介意，大约是知道这称谓是“褒”大于“贬”的。如同“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两个地方的人听起来都会笑眯眯，他们能够从中品味出“会抢时机”的厉害和“长于算计”的贼精。

遇上触犯自尊自爱之心那是另一回事。那年南京部队一位作家策划一部电视连续剧《南京二五》。“二五”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南京人不能消受是情理中事。只是我参加过关于剧名的一次论证，知道在创作意图上，这位作家很有些“反其意而用之”的构想，性格设计中显见迂拙的主人公“南京二五”，约略类乎我们倡导过的“革命的傻子”。这很好，无异为大萝卜性格的光彩去蔽。剧本尚没着手，消息就在晚报发出了，读者不知就里，报社头一天就接到百十个抗议电话。这件事只能怪消息报道欠周详，跟大伙儿对“二五”过于敏感不搭界；实诚的南京人没那么多心眼，否则，邮电部就会对南京来的电话应接不暇——他们为我们设置的电话区号恰恰就是“025”。把“0”读成“零”，读作“洞”都一样，前者有“您二五”之嫌，后者更可意会出“通统二五”。这里是开个玩笑，若是当真了见气了我也就惨了。■



私语  
摄/肖彬

# 不喝一杯不想喝的酒

文/大策

春节回家，吃饭喝酒装傻吹牛打岔。

原本以为今年就这样过去了，直到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那是在几天前一次我不想参加的应酬结束打着酒喝大家称兄道弟拍着胸脯嚷着“有四儿早我好使”之后，他问我，哥，你在北京这样的聚会得天天有吧？

我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去年一年，在北京我这种夜店赶场跑关系拉活儿陪酒陪笑的应酬数，几乎为零。

可见我混得真挺一般的，因为所有人知道三里屯夜夜笙歌，多少年轻演员模特主持人经纪人在那里放松欢娱，当然也有人在那里稍加心机推荐自己寻找机会，总之这是外人眼中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北京主流生活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才是事业和生活品质上升的途径或捷径，美曰奋斗。所以地方学习中央，别的没发展起来，烤串不夜城、KTV一条街、足疗小粉屋、暖气缭绕啤酒瓶子碎一地，新贵妃醉酒和充满了二人转口音的青藏高原此起彼伏，这几年竟也

成气候，和高房价同为县城一景，小弟告诉我，要想在县城混得像个人儿，就得天天喝，把胃喝下垂了也得喝，给足别人面子，这样才能吃得开。

也就是说，这是本地的生存规则。

一次都没有？不可能吧？他质疑，好像我故意隐瞒了溜冰儿吸粉儿弄得跟金盆洗了手似的。

其实他的潜台词是，电视台的领导不需要送礼么？客户代表帮你忙不需要回扣么？你到底怎么混的啊！

是啊，我怎么就成了不守规则的人，嗯，容我想想……

首先，合作的几档电视节目，有央视的有地方台的，频道总监啊制作人啊什么的对我最凶残的手段就是拿我开开心玩笑逗乐，因为我年纪较小也愿意打要，有几个领导竟然没个领导的威严总给我带吃的因他们觉得我一个人在北京挺不容易。

其次，合作了一些品牌客户，或者提供活动策划执行服务，实话讲，放弃过自己的坚持、附和过甲方的提

议，但都出于礼貌和规矩，合作下来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与人，除了送点儿零食给某企业和我同年的行政经理之外没给任何人提过回扣，而送他礼物也感谢不了他当初推荐我的恩情，实在是因为和他趣味相投惺惺相惜。

再说，我的小伙伴，里面有带着我前行的姐姐哥哥，有和我共同创业的弟弟妹妹，大家没拼过一次酒没敬过一次血，没豪言壮语称兄道弟，没今天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以后不处了。最大的享受就是排个“海底捞”的队，集体看场半价的电影再集体吐个槽。

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啊，没有遵守都市生存法则也没遭人陷害走投无路啊。

想想，幸福得想笑。这不就是我冒着三姑四姨质疑的眼神，放着家里养尊处优的生活不过，挤地铁吃灌饼不养孩子养小狗，辛苦工作远离故土不问前程奔波一年很可能空空如也来年还要以力再战的原因么？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喝任何一杯不想喝的酒。■

# 想起蔡其矫先生

文/刘家魁

对蔡其矫其人其诗，我是早就熟悉的，非常欣赏他的特立独行。因所谓的感情生活和诗风问题，遭受颇多非议，官方不认可，诗坛不尊重，他都置之不理，依然故我。这才是一个诗人！诗的功能之一，就是保持个性，若因种种诗外的政治压力和功利因素而改变自己，那他本质上就算不得真正的诗人了。蔡先生虽然有一些横眉怒目的诗篇，但他终归是以“唯美主义诗人”而著称于世的！这“唯美主义诗人”，若是放在欧洲和美国，可能不算什么，但在中国，却极为罕见，更极为难得！当属凤毛麟角。

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是以“载道”为主的，像《花间集》那样的诗人和作品，是个异数。听说蔡先生死前两年，耄耋老人，还能站在街头，给情侣们分发玫瑰和自己的诗集，其诗心、童心、爱美之心，真让我自愧不如、感叹不已！美几乎可以说是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和哲学一样属于“最高层次”的！不仅如此，美几乎也是一切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选择！不论是买衣服，买家具，还是买一只茶杯、一盏台灯……美观都占着头等因素，即使是做菜，“色”也是排在第一位的。因此，“唯美主义”的蔡先生，在中国，得到格外的尊重和

爱惜才是正常的，才能显示出中国作为“诗国”的货真价实而非徒有虚名！我相信，若干年后，现在很多所谓的当红诗人，都将销声匿迹，而蔡先生的独特光芒，却会愈加明亮。

我认识蔡先生有点偶然。2000年10月，蔡先生等诗人沿着大运河采风，快要到达宿迁时，同行的乔先生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出面做“导游”。因为都是诗人，当然一见如故。蔡先生当时已经八十三岁，可见见面不久，就让我为他找几位美女陪伴左右，仿佛我们几位男士都是纯粹的俗物，根本不配陪他似的。因早有耳闻，我哈哈大笑，我说，您老人家先克服着点，等我给您安排去洋河酒厂参观，车间里的女工绝大多数都是美女呢！听说到名酒厂参观，又有美女，蔡先生异常高兴！到了酒厂，我就请厂里电视台的一位美女陪伴他，吃饭时也挨着他坐。他很喜欢吃螃蟹，桌上的螃蟹每人两只，酒厂美女的那两只让给他吃了，他似乎还意犹未尽，我只好劝阻：螃蟹是凉性食物……美酒加美女，蔡先生显得很快活，厂里请他题字留念，他慷慨挥毫，写下了“宿迁四皇：洋河双沟，虞姬霸王”（洋河大曲、双沟大曲），字虽然不敢恭

维，但老先生对宿迁的一片热爱之心，已经表达出来了。蔡先生一点架子也没有，像一个老顽童，嘻嘻哈哈，我们交谈甚欢。我以开玩笑的口吻，为他写了一首小诗：《赠蔡其矫先生》，他读完了半天，说好诗好诗，真的是我！他小心翼翼地吧诗稿叠起来，放进衣袋里。诗是这么写的：

八十三岁的小伙子  
两只眼只对美发光  
一颗心只为爱跳动

没有被胭脂污染过的姑娘  
没有被刀尺量裁过的草木  
没有被颜料涂改过的彩虹……  
都是你的宠儿  
都是你的情人

八十三岁的小伙子  
和燕子比赛看谁先飞进春天  
和蝴蝶比赛看谁先舞遍花丛

蔡先生在宿迁玩了两天，这一别便是永别！好在他留下了众多美好的诗篇，可供我们慢慢享受！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诗人，他将毫无疑问地载入中国诗歌史册。■

# 特权草地

文/冠柏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正门有一片草地。在苍桑的哥特式建筑包裹中那灵灵青色蔚若绿毯。由于草地正对大门，要走上与大门同一条轴线上的内进主通道，就必须沿草地走一个凸字。无论学生老师校董都没有例外。

唯一的例外是草地前的一方木牌所示：在这个学院享有最高专业成就的十位教授有资格走过。且这十位的名额经最权威的机构评出，不会滥增。

于是，我看到了如此的场景：几位穿着威严的学者，手夹着书本，传神地从草地上走过，在英格兰和煦的

阳光下投下智慧的身影。有意思的是，进校门当儿，随学者同来的一到草地前自觉地和学生点头作了分手状，便径自走他们的凸字了，唯有那学者，走了那孤影的却又是令人瞩目和羡慕的草色。

不需要用别的文字，不需要用多余的说教，那里对知识的尊崇，对人才的尊重，便再也明白不过了。

行政的权力、资本的权力，在这片绿色的草地前黯然。它只为学问和学问的杰出拥有者发放通行证。

难怪在这草地不远的三一学院

教堂前有一个名人堂，厅内有六尊令人尊敬的雕像，他们是牛顿、培根、巴罗、麦考莱、魏尔、丁尼生。

难怪在剑桥出过布鲁克、拜伦、达尔文……

难怪先后有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这里执教或学习，其中70多人是剑桥的学生。

于是，这草地也就成了一种召唤和楷模。细回想，在这个如此看重创新精神的国度，有过多少片这般草地。■